

孙树源 著



反复失踪的情人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反复失踪的情人

孙树源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京)新登字194号

反复失踪的情人

孙树源 著

*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南长街甲81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8.25 字数178千 插页2

1993年2月北京第1版 199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8000册

ISBN 7-80094-009-8/I·8

定 价：5.30元

内 容 介 绍

美丽早熟的女初中生郑蕙珊受享乐主义的引诱而误入歧途，先后堕落成为大盗胡浩江与流氓抢劫团伙头目卢财文的姘妇。在过了两三年高度刺激官能的糜烂生活之后，她感到心灵无比空虚，为排遣她报读了文讲所办的短期写作班。文学青年肖胜武为她的天生丽质和迷人风韵所动，在不了解底细的情况下热烈追求她。她既喜而忧，想爱又顾虑重重，因而行踪飘忽不定，显得神秘莫测。肖胜武几番苦苦寻找，数度得而复失，终于与她同坠爱河。卢财文得知后大为恼火，指挥手下职业打手“老虎”、“山猪”一伙连连追击，必要置之死地而后快。为救蕙珊脱虎口，肖胜武入深山随老拳师苦练飞刀、飞针绝招。数月后，他挟技回城救蕙珊，不料半路里杀出个比卢财文更加阴险凶狠的流氓兼色情罪犯青竹镖，于是爆发了一连串惊心动魄的三角恶斗，其结局大出人们意外。

本书力求融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两种技法于一炉，达到既情节惊险曲折，悬念丛生，跌宕起伏，可读性强，而又主题思想深刻，人物形象典型，心理刻画细致，并提出了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必须高度重视培养、教育后一代等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

目 录

第 一 章	海滨遇险.....	1
第 二 章	大盗的情人.....	16
第 三 章	再次失踪.....	53
第 四 章	出走的少女.....	57
第 五 章	奇怪的脑病.....	80
第 六 章	罪犯的金屋.....	88
第 七 章	旧房苦恋情.....	110
第 八 章	深山老拳师.....	126
第 九 章	艳劫内地佬.....	141
第 十 章	受制鬼头张.....	160
第十一章	下山寻芳踪.....	168
第十二章	毒蛇青竹镖.....	182
第十三章	西郊枪杀案.....	204
第十四章	毒设双杀局.....	224
第十五章	殊死的搏斗.....	240
第十六章	迷途知返.....	255

第一章 海滨遇险

肖胜武把文讲所第二期写作班结业证书和《学员作品选》塞进书包里，然后快步离开还在依依不舍互相道别的学员们。他拉了单车，穿过大马路，向左拐约摸三百步，闪进街口那棵高大浓密的法国梧桐树下。浓重的荫影隐没了他，而他却能看清马路上每一辆车的牌号，每一个行人的脸盘。几分钟后，一个身材适中，曲线优雅，烫着蓬松马尾发式的姑娘骑着天蓝色女车从文讲所那边驶来。到了梧桐树前，她放慢车速，按出一串清脆的“叮咚”声。肖胜武立刻翻身上车，紧蹬几脚追上她。

“蕙珊。”他轻声唤。

她侧转脸嫣然一笑，随后两人并排着朝海边那长达两三公里被称为“绿岛”的带状公园驶去。

登上绿岛，阵阵凉爽的海风扑面吹来，稠密柔软的草坪散发着沁人的气息。海滨大道和港口上成行成片的路灯，海面上那高低错落连绵数里的船火，还有天上那繁密的星星，都连成了一体，使人有分不清天上人间的感觉。他俩沿着石堤默默地走了一段，又来到那丛夹竹桃掩映下的石椅上依偎地坐下。

一艘大船从海面上驶过，汽笛划破了夜的宁谧，石堤下富有节奏的“哗哗”声骤然换成一阵急促的噼啪响。肖胜武

的心也猛然撞跳起来。

“蕙珊……”他低沉地叫一声，似乎有些上气不接下气。

“哦。”她边应边侧过身正对着他，那一双黑亮的大眼睛在星光下熠熠生辉。他一时竟没有胆量承接住她的目光，头也不由己地低了下去。

“你谈过恋爱吗？”还是她先打破沉默。

“没有，除了你，我还没约会过哪位姑娘。”

“咯咯……”她清朗地笑了，“没有，你那篇小说的素材是怎么来的？”

她指的是《学员作品选》上他的中篇小说习作。他的脸倏地热辣起来，那是他根据同她的交往编造写成的。

“女主人公的原型是谁呢？”她问。

“这……是你。”

“你把生活写得太美，把人世间的写得纯洁啦……”她猛然打住，望着海面出神。

“不会的，生活本来就是美的，这是我的亲身体验，我的……”大概是受了自己描写的爱情故事的感染，他不知从哪来了一股勇气，忽地伸手捉住了她的一只手，忘情地攥着。但他又猛觉得过于粗鲁，便急忙把手往回抽。可，她那只温热柔软的手已紧紧地把他手反攥住。

“蕙珊……”他痴情地凝视着她。

她也转脸脉脉含情地瞅定他的眼。朦胧的星光洒在她那嫩白清瘦的脸上，美得叫人心醉。他情不自禁地将她的手往自己身边拉。想不到她竟整个儿顺从地倒进他怀里。他清楚地闻着她那诱人的肌香，心脏像小鹿般狂跳不止。

过了一会儿，他用颤抖的声音对她说：“蕙珊，我，我很

喜欢你……爱你，我爱你！”

她没说什么，只是更加亲密地偎依着他。他也更加用力地拥抱着她，头部同时略略前倾，嘴唇先是试探性地在她的额上吻了一下，随后就落在她柔软温湿的双唇上，久久地吻着……

不知过了多久，她才挣脱他的怀抱，柔声说：“很晚了，我要回家啦。”

他像从梦幻中醒了过来，转眼四下里一看，海边游人已经很少了，便起身陪她回家。到了海滨大道通往市区的拐弯处，她说：“我自己回家，你也回去吧。”

“不，今晚我一定要送你到家门口。”

“不不，”她固执地说，“我自己走。”

“那，你家住哪？告诉我吧，学习班结束了，再不告诉我，我到哪儿找你呢？”

“我会去找你的，”她认真地说，“你的地址不是清清楚楚写在我笔记本上吗？”

够罗曼蒂克！他想，于是放心地目送她跨上单车朝市中心驶去。

夜已深了，他余兴未消，骑着车沿着海滨大道缓缓前行。初恋，多么新奇，多么幸福呀！他回味着。

斜刺里忽地冲出两个着深色衣服的青年，二话没说就将他揪下了单车。他正想叫喊，喉咙立即被其中一个卡住。他失去抵抗力，任由他们连拖带揉来到路边一处僻静的杂树丛内。

“睁开狗眼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其中一个身高体壮语气粗横的执着一把半尺来长的猎刀指着他的鼻尖说。冷冷的

刀光刺得他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你们……我身上，没钱……”

“谁要你的钱，我们要的是……你脸上的血和肉。”

“你们找错人啦，”他边说边退，“我可没得罪过什么人。”

另一个稍为矮矮的早已绕到他的身后，拔出双管火药枪抵住他的腰，阴阳怪气地说：“肖胜武，没错吧？我们还从没找错人呢。”

他懵了。这两个凶恶的家伙，一个执刀，一个持枪，指名道姓找他，究竟为了什么事？

“你们……为了什么事找我？”他问。

“听着，肖胜武，”那高大的将猎刀逼近他的脸，“从现在起，不准你再找刚才那个姑娘，若再敢跟她来往，小心你裤裆里的鸟！”他将刀尖在空中一旋，似乎割下了什么东西。

“你指的是郑蕙珊？”他惊讶万分地问。

“我不管她叫什么名字，总之就是你刚刚同她在海边风流的那个小妞儿。听清楚没！”那持刀的歹徒说。

蕙珊！他内心痛苦地喊，谁想到初恋的幸福是这么短暂！

“听清楚没有？”那矮矮点的歹徒也用力将火药枪管朝他腰眼一戳，喝道。

他默默地点了下头，心情也稍为镇定下来：“你们，是什么人？”

“这你别管。”持枪的说。

“还有，为了让你记得牢，我们还必须在你脸上开道沟。”持刀的歹徒说完逼近一步，伸出左手去抓他的头发。

“求求你们……”

“少罗嗦，说定了的买卖我们决不改变。”

“饶了我吧……”他急中生智，一边用可怜巴巴的口气求饶，一边借机转体躲开抵在腰部的火药枪口。待持刀歹徒的手刚摸着 he 头发时，他便闪电般提起右膝朝 he 会阴部顶击去。这一击又快又狠，歹徒猝不及防，“啊”的闷叫一声跌倒在地。他立刻撒腿狂跑。

“轰！”一阵巨响震得 he 耳朵发疼，可他仍然拼命狂跑。

他一口气跑回家里。妈妈关心地询问 he 去哪儿，为什么这样晚才回家。他支吾几句，随后走进自己的卧房，开灯看看哪儿受伤没有。一切都很好，哪儿也没伤着，大概是交错的树干挡住了歹徒的火药枪弹吧。他暗自庆幸。

他倒在床上，眼皮刚合上，蕙珊立刻浮现眼前……

半年前，他报名参加市文艺讲习所举办的第二期业余写作短训班，每周有4个晚上上课。这一期学员共50人，他一个也不认识。上课时大家都是准时赶到，一下课又各自匆匆回家，因而彼此间交流甚少。三个多月前的一天晚上，他正在认真听老师讲授写作技巧，坐在他前一排书桌的一位女学员忽然转首轻声对他说：“喂，麻烦您一下，我的笔掉到您椅子下面。”

他弯腰捡起笔送还她。她回送一个甜笑以示感谢。他心里猛然涌起一阵颤动：多么清秀俏丽的姑娘哟！也许是他还从没这么近距离地看过哪位姑娘的脸，所以，这个特写镜头留给他的印象特别深。自此，他听起课来就没有以前那么全神贯注了，心神儿总有几分落到前排这位女学友身上。她与同桌女学友的交头接耳，也有几成让他接收到。从那些不公开的信息中，他知道她名叫“郑蕙珊”，知道她的写作知识比

他差得多，因为她分不清什么叫散文，什么叫小说。还有她的语文基础也不怎么样，大概顶个初中生水平。不过她学习倒很认真，听课留心，记录也勤，就是不敢（或者说不乐意）问别人，似乎是怕别人嘲笑。

一天下课后，他见夜色极好，便调转车头往海边踩去。上了带状公园，他独自陶醉了一回海湾夜景，然后在石堤上信步前行。无意中他看到前头有位女郎独自扶栏远眺，她神情沉郁，可那身姿却令他倾心。他走近去，原来是她，前排那位女学友。

“蕙珊。”他用自己也感到陌生的声音搭讪。

她闻声转过身，见是他，便淡淡一笑，说：“哦，是你，你也来看海？”

“是的，我很喜欢海，尤其是夜色朦胧中的海，神秘，遥远，叫人浮想联翩。”他灵感迸发，滔滔不绝地说着海，还有与海有关的文学作品，什么《海的女儿》、《老人与海》、《海底幽灵》，还有《鲁宾孙漂流记》、《金银岛》……

她只是静静地听着，时而插问一两句。不知不觉，海堤上的游人少了，风也凉丝丝的。趁他换气的当儿，她说：“很晚了，我要回家啦。”

他知趣地打住话头，陪她走下海堤，各自开了单车，又推着车一起走了一段路。到了海滨大道转入市中心的拐角处，她说：“请留步，我走了。”说完骑上单车而去。

这个夜晚，他翻来复去很难入睡。以后，下了课他必定往海边跑。有时，他会在马路上追上她，便与她相伴踩车前行。有时，他会在海堤上碰见她，便挨上前海阔天空聊一阵。她始终是他热心的听众，对他说的一切似乎都感到很新鲜。但

当他谈到文学时，她就把他当成了老师，不时提一些问题请教他。再后来，他就敢于将写有“下课后海边见”的字条偷偷地从书桌下塞到她手里了。但无论怎样，她一到马路拐弯处，就必定独自上车而去，从来都不许他送她回家。至于她家住哪街哪巷，她更从来不肯告诉他。

今晚上，就在短训班结业时，他与她终于互表了爱情。初恋的吻，多么甜蜜，多么新奇，也是多么圣洁啊！

可是，他对她了解了多少呢？她的身世，她的住址，她的……他实在是一点儿也不清楚。这太冒失吧，把爱情当成了儿戏。不，我不需要知道那么多——他想——我只是深深地爱上她，我也相信她必定是爱我的，虽然我没有恋爱的经验，可我能读懂她眼睛里的情意。只要彼此真心相爱，其余的都无所谓……然而，那歹徒的猎刀，那火药枪立刻就出现在他眼前，他身上顿时又起了一层鸡皮疙瘩。那歹徒是什么人？听说现在社会上有些人专门做打人的生意，只要给他们钱，要打谁就打谁，要破相要致残都保证做到。听他们的口气，可能就是这样的职业打手。那么，是谁支使他们来打我呢？当然是蕙珊方面的人。也许是她的父母，仇视追求他们女儿的人，不惜采用卑鄙的手段来拆散鸳鸯。也许是追求蕙珊的另一个男人，不惜用残忍的手段来打败情敌。多可怕呀！

怎么办呢？他想。就此罢手，就当不认识她，求得自己的安全？不，神圣的吻，幸福的初恋吻，我怎能受到一点儿威胁就退却呢？不不，我爱她，我不能失去她。为了她，刀山火海我也不怕！何况，我也不是软弱无能之辈，小时候也曾跟舅父练过几年拳脚，虽说读初中起转爱上文学，但临急时对付几下还是可以的，今晚上不就是成功地击退歹徒，安

全逃返吗？

如果她不来，我就去找她……

一定要找她……刀山火海无所惧……

他迷迷糊糊睡着了，嘴角轻轻咧开，现出了稚气的笑靥

……

第二天，他足不出门，整日呆在家里，痴想着蕙珊上门来找他。然而，一天，两天，不见蕙珊来临。到了第三天中午，他坐不住了。“我会去找你的。”蕙珊说这话的口气是多么坚定，多么认真啊。她不会骗人，绝不会的！他坚信这点。但，她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来找我呢？莫非她已变了心？不会的，绝对不会！她的吻是那样热烈，那样真诚。她绝不会变心的，他坚信。但她为什么不来呢？她明明有他的住址，而且路很好找。他猛然想起，她一定是遇到了麻烦，说不定，是她那固执的父母将她锁在家里。说不定，是那不知名的情敌使用卑鄙的办法禁锢了她。

想到此，他立即动身出门去。他必须立即找到她。

他在市区瞎转了一阵后，才想起没有她的地址。唉，他叹了一口气。后来，他茅塞顿开，便到文讲所，从学员报名单上查到她填的家庭住址：本市东城区三马路八街111号。他兴冲冲来到三马路八街，放眼一看，心却凉了半截。眼前哪有什么111号，有的是一群建筑工人在浇灌钢筋水泥柱。他就近找人了解，才知111号附近一片房子早在一年前就拆除准备建新楼房啦。

他颓丧地回到家里，随便扒了两碗饭后就关起门睡觉。

“肖胜武同志住在这里吗？”

迷糊中他听到蕙珊那银铃也似的声音，他以为是在做梦，便翻了个身，又合上眼皮。

“胜武呵，有人找你。”母亲敲着门说。

他一个鲤鱼打挺跳下床，鞋也没穿就跑去开门。“蕙珊！”他眼睛一亮，没错，是她，像从天而降的仙女，亭亭玉立地站在他的面前！

他引她走进自己的卧室，搬了只靠背椅让她坐下，随后站在一旁久久地瞅着，好像失而复得的宝物。

“看够了吧？”她调皮地扬起脸问。

“嗯。”他不好意思地咧咧嘴，随后取来两罐可口可乐，一人一罐轻轻地啜饮着。

“没想到我会来吧？”她抬眼问。

他憨厚地笑笑，说：“有些担心。”

“这两天你在做什么事呢？”

“什么事也没做，”他搬了张椅子在她对面坐下，凝视着她，说，“一心一意等你来。”

“真的？”

“嗯！”

“这怎么行呢？”她正色说，“你可别浪费时光，你应该钻研，应该动笔写作呀。你不比我，你有很好的基础，将来肯定会有出息的。”

“可……”他停了一会，“我，太想念你啦，整日地想见到你，所以，干什么都没劲，都定不下心来。”

她含娇带嗔地瞅住他，眼光中透着感动与责备的神色。后来她说：“这就不好啦，我可不能害了你……”

“你说什么？害了我？”他眨着眼问。

“我是说，如果因为我耽误了你的事业，那就是天大的不好了。”

“哦。”他松了一口气。随后他谈起了自己的“作家梦”，谈起自己准备动手写的一个中篇小说。他娓娓动听地说个不停，像一切初恋的男青年一样只顾表现自己，却没有顾得询问一下她的一丁点儿情况。而她也是专注地听着，很少去打断他的话头。许久，他才记得应该询问一下她的一些情况，便住了嘴。然而，她那双美丽的大眼睛依然那么专注地瞅着他，黑漆般的瞳仁灼灼有光。他心脏骤然怦怦乱跳，犹豫一会，才鼓起勇气抓住了她的手。

“蕙珊，我，很想你……”

“嗯……”她好像从梦中醒过来一般，嘴角露出甜甜的笑。

“我，我爱你……”他感情迸发，冲动地将她抱住，雨点般的吻落在她的脸上，落在她的唇上。

她和他互相深深地吻着，幸福、新奇、纯真……人世间最美好的情感像溪流般汨汨不息地流过他俩充满着青春活力的心田……

临近午夜时，她推开他，站起身说：“我走了，太迟回去父母亲要责怪的。”

他也站起来，猛然想到应该把那天晚上分手后的遭遇告诉她，但一转念，万一她听后担心他的安全，从此再也不来找他，那就糟啦。

她见他欲言又止，便问：“你怎么啦？”

“噢，没什么，我是想，你住在哪？现在应该告诉我吧。”

“现在还不行，”她说，“别担心，我会来找你。”

到了马路边，她又独自骑车走了。

他回到家，走进卧室，猛见窗下地板上有张纸条，便拾起来看，只见上面歪斜地写着两行字：“忘记了我们的警告，小心你裤裆里的鸟！”

他愣住了……

四天过去了，肖胜武再也等不到蕙珊上门。他想念她，更为她的安全担忧。那支使歹徒来行凶威吓他的人——他估计是情敌——手段肯定很毒辣，难道他不会对蕙珊做出什么恶毒的事情吗？肯定会会的。肖胜武多想立刻见到她，可，到哪儿找她呢？没有她的地址，没有她的线索，在上百万人口的城市里，怎样才能找到她呢？

他突然想起一篇侦探小说中寻人的办法，便抄起外衣出门去。

他找到一位在公安局做事的老同学，在他的带领下踏进了公安局户籍科的门……

奔波了两天，肖胜武终于找到蕙珊家的准确地址——飞龙新村碧光巷4栋504号房。他按响了门铃。一会儿，铁栅门后的木板门开了，露出一位五十多岁妇女的脸：“找谁呀？”

肖胜武立刻就断定她是蕙珊的母亲，瞧那脸的轮廓，那鼻子眼睛，太相似了。他于是果断地问：“阿姨，蕙珊在家吗？”

“你是……”

“我是蕙珊的同学，阿姨，你不记得我吗？”

“哦……”她似乎记起什么，便开了铁门放他进屋。

他迅速扫瞄了一阵。这是一套三室一厅的新宿舍单元，二十多平方米的客厅里，朝东一面是依整幅墙面大小设计精制的新式组合柜，柜上放置着进口彩电、录像机、组合音响，还

有瓷花瓶、太空永动球之类的新奇别致摆设。靠西一面摆着西式皮沙发、茶色玻璃几，墙上悬挂着本市名画家的花鸟画真迹。朝南一面窗下也摆着一套镶大理石红木沙发茶几，几上放着电热水瓶、功夫茶具。朝北一面立着日产双门电冰箱、全自动洗衣机。还有长达一米的无机玻璃超声金鱼池，池内十几条五彩斑斓形态各异的鱼儿悠闲自得地摆着尾巴。“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一个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家。”他心里下着结论。

蕙珊的父亲郑柏山从里间踱出来了，他是一位身材高大、头顶微秃、相貌堂堂的机械设计师。肖胜武一见，立刻就把有关歹徒与他们的任何联想抹得一干二净。

“是蕙珊的同学。”蕙珊的母亲说。

蕙珊的父亲面无表情地略一颌首，随后走去阳台赏花。

“阿姨，蕙珊……她出去了？”

“嗯。”

“她什么时候回家？”

“她……回家？”蕙珊的母亲神色黯然地摇摇头。

“什么，”肖胜武大吃一惊，“她出事了？”

蕙珊的母亲诧异地审视着他：“你，还不知道她的事？”

“什么事？”

“你真的不知道？”

肖胜武更加糊涂了：“阿姨，你快告诉我，蕙珊在哪儿？”

“在哪儿？她在哪儿？”她痛苦地说。

肖胜武更焦急啦：“阿姨，快告诉我，蕙珊出什么事啦？”

“她……”两颗泪珠从蕙珊母亲的眼眶里滚落下来。

“咳，你快说呀！”